

收稿日期:2025-12-12

## 从“迷舟”走向“大地”

——新世纪介入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交错时间及其文化隐喻\*

周银银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在新世纪介入现实主义小说中,交错时间备受作家们青睐。他们打破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厚障壁,让交错时间呈现出外向化趋势。在时间网线上,热衷于过去和现在相交织,旨归在于时空对照,探照当下中国现实。这种时空缝合术也经由潜在的历史关联昭示了作家反思过去的姿态,更烛照了他们以史为镜、建设未来图景的宏愿。利用交错时间,作家们在客观时间之外打开了主观心理时间的闸门,于宏阔的时间景深和空间流转中探索人们的内心真实和折射社会现实。依托交错时间,作家们打造了万花筒般的迷宫景观,为广大读者提供了自由思考的开放性空间,建构起文学的公共性图景。

**关键词:**介入现实主义小说;交错时间;时空对照;文化隐喻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6)02-01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的‘先锋叙事’研究”(22FZW090)。

**作者简介:**周银银(1990—),女,江苏南通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sxb.1003-6873.2026.02.011

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实呈现百变景观,这呼唤作家担负使命,走出“自己的园地”,作别小情小调或杯水风波,与时代变迁同步,与天地万物同行,与人民肝胆相照,朝着辽阔深远的社会现实回归,以强劲的立场去介入现实生活,讲好中国故事,表现自己“所处的时代”。由此,不同代际的作家们贡献了《蛙》《极花》《我不是潘金莲》《炸裂志》《我的名字叫王村》《天黑得很慢》《第七天》《黄雀记》《春尽江南》《耶路撒冷》《天体悬浮》《世间已无陈金芳》《陌上》《西洲曲》《刻舟记》《平原上的摩西》等力作,既呈现出“弄潮儿向涛头立”的风范,又让介入现实主义小说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潮动,昭示出公共性、人民性和诗意性相融的文学新貌,预示着文学新时代和新时代文学的到来。

在新世纪介入现实主义小说中,作家们面对变幻莫测的时代景观,尽情拨动着时间的发条,经由戏剧性的拆解和重组来通往文学彼岸。其中,交错时间备受青睐,比如《刺猬歌》《火鲤鱼》

\*本研究由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

《生死疲劳》《云中记》《米岛》《北去来辞》《刻舟记》《平原上的摩西》《风暴预警期》《四十一炮》《手铐上的蓝花花》《空巢》等,都有运用此种手法。在时间“魔法棒”下,交错时间呈现形态各异的叙事模式,比如顺叙中不断插入预叙和倒叙的部分交错、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完全倒错的逆时针时序、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频繁断裂中造就的错乱的无时序。那么,与1980年代相比,新世纪介入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交错时间造就了何种独特的中国风景,又隐含着怎样的文化寓意?

### 一、交错时间叙事的独特性

在新世纪介入现实主义小说中,作家们纷纷采取交叉、错位、颠倒、重叠、拼贴等艺术手法,来打破自然时间的流转,形成非线性的交错时间,在时间迷宫中建构了小径分叉的现实花园,打造了万花筒般摇曳生姿的美学景象。重返时间的河流,回到喧哗骚动的1980年代,桀骜不驯的“狂狷”者们高喊“逃离”“变革”的口号,对客观时间同样进行了“篡改”,比如余华的《往事与刑罚》《世事如烟》、马原的《虚构》《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格非的《褐色鸟群》《迷舟》、洪峰的《东八时区》等。不过,与曾经大行其道的时间“迷魂阵”相比,新世纪介入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交错时间在美学机制的异变中生长出了艺术新质。

从叙事策略来看,1980年代先锋顽童经由各种文学“炼金术”将时间切割得七零八落,加上纷至沓来的圈套、空缺、迷宫与障碍,导致故事发展的链条和因果逻辑常常完全断裂,在极端探索实验中呈现出了高度抽象化的特征,时间的构造也仿佛沦为一场技术练兵的游戏或观念演绎的道具。新世纪以来,作家们仍然热衷于经纬交织的时间“魔术”,拒绝故事发展的平铺直叙,但是,面对广阔深远的社会现实,他们没有大肆挥舞时间之剑,或任意破坏小说的内在逻辑,而是采用相对柔和化与理性化的时间“倒错”模式,使人们可从中厘清故事的发生时序和因果关系。

从叙事时间与内容表达的关联来看,1980年代中期的“叛逆者”们在时间编织而成的“迷舟”中往往远离了现实根基,他们要么于形式的天宫里横冲直撞,要么于理念的深渊下凌空蹈虚。当然,他们也经由时间的交错去楔入人类的精神世界或时间的本质,探索宇宙、虚无、存在、真实、生死、未来等关乎世界永恒性的元问题,流露出一股形而上的迷思况味。新世纪以来,作家们同样致力于穿越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厚障壁”。但是,交错颠倒的时间并不是一味执着于形而上的追问,而是与热气腾腾的中国现实和中国经验连接,斟酌的是社会公共生活与民族公共问题。在时间的交错戏码中,作家们还触及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制度变革、精神图谱等维度,对现实进行广阔性和纵深化的探寻。当然,时过境迁,当年的“顽童”“作女”们在时间交错中纵然开始“贴地”飞翔,也并未放弃对存在性命题的求索。只不过,他们没有于抽象性话题上逡巡不前,而是经由恒常事物的异动去追问社会现实的畸变。由此,新世纪的交错时间叙事也突破了1980年代“内向化”的部署,呈现出一定的“外向化”趋势。

从叙事时间的设置与读者体验的角度来看,1980年代的先锋骑士们在时间倒错中追求的是意义的解构。在层出不穷的迷宫叠嶂或时间陷阱中,他们小说的表达方式不断与大众的审美习惯发生激烈碰撞,打破甚至颠覆着人们既有的“期待视野”,在出其不意中造就了佶屈聱牙的阅读体验,大多数读者无法破译出时间密码下的思想表达。当然,此时意气风发的“破坏者”们沉湎在个人奇崛的文学谜语里,根本无暇顾及读者体验或对此不屑一顾,更没有表露出让读者参与小说的意愿,甚至发出了“抛弃读者”的论断。最终,落落寡合的文学与读者渐行渐远,两者走向了无法对话的窄门。不过,新世纪以来,作家们并不将时间视作“玩偶”,他们无意与读者分道扬镳,而是憧憬通过变幻莫测的时间风景来吸引读者关注社会现实、参与公共生活、发表理性话语,在对现实的“质问、颠覆和重新塑形”<sup>[1]</sup>中培育现实情怀、锻造公共精神或改善世道人心。也许有评论者认为这种交错时间的变革是当年的先锋盛宴风流云散后作家们对市场的“妥协”,但

这种时间转型并没有导致艺术的后退或内容的降格,反而唤起了读者参与现实的激情,从这个维度来看,我们不能对此简单地予以否定。

那么,新世纪介入现实主义小说中大张旗鼓的交错时间究竟彰显出了何种叙事功能?纵横交错的时间是否实现了扩大叙事容量、追问历史真相、探照社会现实、解密心灵真实、建构文学公共空间的意图?在对线性时间观的摧毁中,作家们表达了怎样的文化心理,体现了他们对当代中国现实的何种思想观照,凸显了哪种历史观与现实观?基于时间与精神的关系,我们能否经由异变的时间楔入当代人隐秘的精神根底呢?这些是本文试图索解和关心的问题。

## 二、 时空对照与勘破现实迷津的意图

在纵横交错的时间网线上,作家们特别热衷于过去和现在相交织、嵌套的时间叙事,其终极旨归仍在于时空对照,借古观今,探照当下中国现实。在他们看来,“不管是多古远的历史,都是为了观照今天的现实”<sup>[2]</sup>。阅读《刺猬歌》《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火鲤鱼》《手铐上的蓝花花》《公猪案》《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小说,不难发现,在历史和现在的穿插、重叠、交错中,不少作家从城乡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两个维度出发,经由时间的流淌来追怀过去、发掘异变,在互为参照中,揭示转型期中国的现实症结,提醒人们置身于“速度”的当下要不时回望来路,保持自省之心。如此,在时光的沉落、漂浮中,“心灵才能不在‘黑暗中行走’”,并可能收获到达未来方向的“通行证”<sup>[3]</sup>。从这个维度来看,作家们在打造交错时间时,不仅呈现了对历史的深切回眸和对现实的批判,也彰显了他们秉持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标尺,昭告了他们正对现在、面向未来的“建设性”姿态,“知识分子要像探照灯,照亮民族未来”<sup>[4]</sup>。

这里,以作家张炜为例,探究他如何借助过去与现在交错的时间模式来烛照现实大地。在时代车轮的滚滚前行中,张炜始终扮演着旷野莽林上的精神守夜者,在缅怀农耕文明的同时表达着对工业文明时代的忧思。比如,在《刺猬歌》中,他启动了“现在”和“过去”两套时间系统,但是“现在”与“过去”并非简单的平行前进,而是来回摆动。作家打乱时间链条,在相对混沌化的时间和意识流的技法中让棘窝镇的过去与现在不断发生闪回、交错,目光看似紧盯当下现实,心中却时刻牵挂过往。事实上,此番时空场域的共时性并置,已然显露了作家“固执”的文化坚守立场。具体来看,通过“现在时空”和“过去时空”的对照、交织,作家发现了美蒂、毛哈和廖麦等人体态特征、生存境况与精神情况的异变,在发现过程中既为农耕文明的式微、传统伦理的失落而唏嘘,也抗议着一路高歌猛进的现代工业文明。在过去时空中,作者着力打造的是作为“刺猬”的美蒂。美蒂从小身披蓑衣,传说是少年良子和刺猬精的后代,行走于莽野丛林中,她俨然是大自然的精灵,释放着迷人的野性气息。然而,到了现在时空,作为“刺猬”的美蒂向作为“人”的美蒂进化,当她脊部的金色绒毛全部消失时,表明身体进化完成,可精神却发生了退化。在工业文明的催熟和资本的诱惑下,美蒂与她的后代抵挡不了欲望化的现实。甚至,当她日思夜想的廖麦提议和美蒂躺到菊芋秆上重温旧时光中野地相会的狂欢场景时,这个喊着“炽热的爱情”口号的美蒂后背却硌出血了。按照廖麦的话,美蒂这是“忘本”,是对自然的“叛变”。然而,越是她遗忘野地的这些当下现实的关键时刻,美蒂“刺猬”时代的回忆越是不断潜回,在记忆影像的情景再现和闪回调转中,过去和现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也经由美蒂自然气息和野性特征的消散,来宣告精灵的失去,暗示工业文明导致人类异化,从前刺猬的歌唱已成野地的悲歌。正所谓,当丛林秘史中的精灵都开始膜拜现代工业文明时,表明所有人都“走进了默默中盪的时代”<sup>[5]</sup>。在时间的交错中,作家还借助毛哈这一人与海猪交媾而成的后代来表达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拒斥。毛哈的现身本不应该让众人产生如临大敌之感,毕竟,过去的棘窝镇人都以野物精灵为友。然而,到了现代化的工业文明时代,毛哈却被人类驱逐,连同为野物之子的美蒂都将其

视作怪物,最后,无家可归的毛哈因为巨睾症被作为怪物进行展览,沦为了现代社会的一件“商品”。除了不遗余力地书写毛哈在现在时空里的遭遇,作者还坐上时光机,频繁穿插着过去时空里人与野物情投意合的佳话传说,在时间的交错中既昭示着物欲合奏的时代中人兽情缘已尽,也表达了他以野性思维对抗现代工业文明与商业帝国的执着。工业文明在快速崛起中带来了经济的狂飙突进,也导致了人心的坚硬、人性的冷漠、精神的苍白、欲望的膨胀等时代病。当然,文中还有一个流浪的“痴士”——瞭望麦田的廖麦,他一边走火入魔般回忆着从前晴耕雨读的自然时光,抗拒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对个体心灵的囚禁,一边却又无力在现实中全然触及灵魂的自由之境,而反复回溯的时间结构也益发加重了他的精神痛苦。总之,在历史与现实的摇摆中,作家表达了呼唤农耕文明、回归自然大地的信念。不过,这种立场不乏偏执,毕竟,工业文明具有史无前例的进步性,其发展方向也是无法逆转的。

在《四十一炮》《生死疲劳》《额尔古纳河右岸》《火鲤鱼》《北去来辞》等新世纪介入现实主义小说中,作家们打破了过去和现在的隔阂,经由时间的交错来追忆过往、反思现实。丰富的时间层次也呈现了现实时空与理想时空的对照,表达了他们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思考。比如《四十一炮》的“炮孩子”罗小通身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实世界,但思维却停留在辉煌历史的记忆中,在过去和现在、想象和现实并置中,作者经由其父亲罗通在人性滩涂的挣扎、母亲和老兰的同流合污来指陈改革年代乡村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信仰漂移、道德堕落、精神阉割等“失血”和异化怪状,抗拒着欲望时代的到来。《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我”记忆中的游猎民族敬畏自然,生命力强悍,呈现出丰饶、葳蕤、野性的生机。然而,现实中古老的鄂温克族却居于衰落和离散中。除了“我”仍坚守森林,感受历史的刻度,缅怀右岸的记忆,子孙后辈们纷纷去往山下的世界,主动或被迫接受现代文明的“滋养”。这本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迁徙对应的现实时间却是日薄西山的“黄昏”。作者在时间的交叉、古今的对应中唏嘘着原始部落的式微,感慨着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的冲击,也为跨入现代社会的后代忧虑着。《北去来辞》同样是在海红、道良、银禾等人的时间“记忆术”中一次次从现实闪回从前,到流逝的岁月中寻找灵魂的栖息地。经由历史与现实的交汇,林白也揭开了城市化进程与现代化发展中产生的光怪陆离的现实,凸显着现实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危机,并为众生思考着如何在时间的长廊中掩卷沉思,继而从一己悲欣走向辽阔大地,从芜杂的现实走向心灵的自由,照应着作者“与他者,与世界共存”<sup>[6]</sup>的顿悟。可以说,经纬交错的时间编织成了巨大的时空网络,在历史和现实的交织重叠、想象和回忆的并置融合中,作家们不断穿梭于时间之河的上游和下游,在“河”与“岸”的分界中建构起立体化的参照系,以实现当代社会现实的勘探,烛照出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

### 三、 时间缝合与拒绝遗忘历史的姿态

在新世纪介入现实主义小说中,作家们借助切割、重组、拼贴或重叠的时间“魔法”,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线性时序打乱,让其并置到同一时空内。这种时空“缝合术”,既隐喻了过去与现在、历史和现实、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相通,也经由潜在的历史关联昭示了作家反思过去、追索真相、拒绝遗忘的姿态,更折射了他们以史为镜,在对历史经验的回眸中扫清路障、照亮世道人心、建设未来现实图景的宏愿。

阅读《北上》《公猪案》《火鲤鱼》《生死疲劳》《米岛》《平原上的摩西》等小说,不难发现,作家们在呈现现实的波诡云谲之外,还一边踏着时间的河流去重溯历史,一边经由时间碎片的整合来拨开历史迷雾、揭开历史疑云、还原事实真相。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既烛照了作家们豁达的历史情怀和大时代视野,也造就了文学的历史感、厚重感与大气象,更昭示了他们以历史观照现实的理性思维。即使是曾不愿涉足历史深水区的70后与80后作家们,也开始以现实对

接历史,“人到中年,越来越喜欢中国传统的东西,希望把身处的历史与文化尽可能地带进小说里,当然,适可而止,要有度”<sup>[7]</sup>。当然,反思历史的道路千差万别,在交错时间的规约下,作家们无疑放弃了直道行走,而采取了虚构甚至怪诞的方式楔入时间之河的深处,发掘平静水面下的潜流与漩涡,从这些暗流涌动的隐秘地带开始历史反思和真相揭秘。比如姜贻斌的《火鲤鱼》在交错时间中连接起梦境空间、幽冥地界等“非欧几里得”空间,又融入意识流、多视角叙事、独白、幻觉、联想等技巧,打造了虚实相间的幻想时空场。在时间的重组、记忆的偏差、臆想的猜测中,臆想症患者“我”将三国、水仙、小彩、苦宝儿等“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与“大历史”的俯仰沉浮对接,拼凑起渔鼓庙人流离失所的生存世界与支离破碎的心灵世界。由此,作品既从个体经验今昔对照的层面去掀开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疼痛”现实,也经由民间化、不可信的叙事向度去挖开时间之河的淤泥,勘探历史的多重面孔,追问历史给这些“失语者”留下了什么,索解造成他们悲剧的真相。这番求索也对应了作者的旨归,“而猜测,也很有可能逼近历史的真实”<sup>[8]</sup>。李杭育的《公猪案》采取了时空拼贴的方式,从来福和旺财这一对难兄难弟的三世交错轮回史出发,建构起现在与过去、正史与稗史镶嵌的坐标轴。随着一场场跨时空的对话,历史卷轴悄然展开,作者抓住时间交错的关口,从官方县志和东穆乡野史笔记的罅隙处出发,经由民间传奇中三段“公猪案”去暴露被公共话语掩盖的历史暗影,掘开时间褶皱里让人望而生畏的秘密真相,在循环交错的时空流转下实现了对历史的丰富和塑形。可以说,回望这些作品,作家们在现实主义情怀下都具备深邃的历史情怀、理性的历史反思与目及古今的历史视域。经由时间的交错,他们既聚焦现实,也投射历史,撕开附着于历史之上的那些欲盖弥彰的外衣,让真相显露出来。当然,在时空之网中,作家们普遍采取的是想象中国历史的办法,但无疑,在虚构尺度中,他们都遵守着基本的历史法度。

除了还原真相,作家们在经纬交错的时空坐标轴上让笔下人物一遍遍回望过去、重提往事,这种意图也昭示了作家们拒绝遗忘历史的姿态。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劳》,在循环交错的时空穿梭中看似鼓吹遗忘,“我们不愿意让怀有仇恨的灵魂,再转生为人”,为此,西门闹进行了六道轮回才与前尘旧事一刀两断,转世投胎为大头儿。这番轮回之旅似乎将历史忘却,可全文的叙述者仍是由西门闹转世而来的大头儿。无论是他脑海里不断闪现的记忆碎片,抑或对半个世纪前土地改革往事的重述,都彰显了他对历史的刻骨记忆。《公猪案》在三重时空的并置中,一边还原“公猪案”的真相,一边拼凑起三个时代的历史版图,尤其通过“留下”这一公共空间的“常”与“变”来追问历史的激荡给现实“留下”了何种“衣钵”?《云中记》在过去和现在的交织互陈中,借助阿巴的回家之路与回忆之河再度逼近地震发生的历史现场。《火鲤鱼》《米岛》《刺猬歌》等都在对过去的想象、猜测或回溯中重新归整历史与现实。这种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打通的时空布局彰显了作家拒绝遗忘的姿态,当然也不乏深度清理历史尘垢的决心。

要说明的是,上述文本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交错中往往渗透着揭开历史创伤记忆的况味,毕竟,创伤记忆具有延迟性、重复性和不稳定性<sup>[9]</sup>的特点,所以将其放在时间的交错或闪回中来表达是较为恰切的。不过,旧事重提并非完全是与“历史的怪兽”纠缠不清,也不是要睚眦必报般地声讨历史或宣泄仇恨情绪,正所谓,“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sup>[10]</sup>。

一方面,从私人经验来说,无论是个体独自面临的心灵伤痕,还是民族集体性创伤记忆的个性化投射,选择性遗忘都无法完成救赎。只有再次回到历史现场,解剖自己的内心,在时间的交错与缝合中咀嚼悲苦,重塑信仰和存在价值,才能从情感的阵痛中逃离“幽灵”的宰制,完成与历史的“和解”,修复坍塌的精神世界。《云中记》面对震灾这一集体创伤事件,选择从个体性的创伤记忆楔入。阿巴之所以要回到云中村,就是因为作为灾难的亲历者,他无法抹掉这段创伤性的

个人记忆。面对历史“鬼影”的纠缠,他只有重新抵达当时的地震灾难现场,经由震前和震后、过去和现在的两条时间线索,在泣血的疼痛中还原灾难的复杂性,整合破碎的价值观,振兴式微的传统文明,让飘浮的信仰落地,才能消除心灵和文明的“失重感”,从地震或死亡的深渊中走出,获得向死而生的救赎力量。《梦游症患者》同样以儿童文宝的多重记忆来对接革命史。作者借助文宝的梦游症将线性时间进行了切割,在梦境与现实、想象与回忆、过去与现在、离乡与归乡的交织嵌套中建构了颍河镇的时间简史和少年们的创伤记忆史。经年之后,从梦境中醒来的文宝之所以要踏上返回故乡之路,就是因为面对异化的众生怪相,只有沿着时间河流折返,才能唤醒人们尘封已久的创伤记忆。在对这场梦魇的不断回眸和重审中,人们方可获得穿越历史雾霭的法门,重塑价值坐标、重筑精神家园、重建人性之墙,实现心灵的自由行走,正所谓,“我们只有不断地回头看一看,这样才可能使我们从梦中醒来,才可能使我们远远地离开它”<sup>[11]</sup>。

另一方面,从公共话语来看,同样要注重国家、民族、群体如何面对创伤。应该说,在对待历史经验尤其是民族集体性的创伤记忆上,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之间发生了一些“碰撞”。面对灾难或集体性创伤般的重大公共事件,处于公共话语维度的国家和社会主体会进行灾难后的重建与创伤记忆的修复。当然,“多难兴邦”的潜在隐喻和宏大的国家叙事机制往往不会一遍遍回望过去并“死死地凝视它”<sup>[12]</sup>,而是把重心放在劫后重生或发展振兴上,甚至压抑了灾难亲历者们自身的创伤记忆。不过,我们认为,要获得涅槃与可持续发展,有必要经常回眸历史,同样,“记住过去并非要‘睚眦必报’,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sup>[13]</sup>。如何才能面对未来?作家们认为,只有打开历史的暗角,从文化土壤、思想根源、传统观念等探秘造成创口的病原,才能祛除阴霾,重建人们的精神图谱,增强民族自信,照亮未来之路。毕竟,“将历史作为一扇窗口来看现实,是最为行之有效的”<sup>[14]</sup>。比如在《受活》《生死疲劳》等小说中,作家们经由交错、重叠、循环的时空设置打造了一次次惊人的历史轮回事件,如颠倒错乱的花开花落、六月飞雪的重现、动物如出一辙的命运轨迹,奇观异景往往隐喻着天灾人祸的发生。凡此种种,对应的是福克纳的经典论断,“过去并未死去,它甚至不曾过去”。作家们在交错时间中不断重播着历史影像,摆出他们与遗忘历史作斗争的姿态,“忘记是我们共同的罪恶”<sup>[15]</sup>。当然,面对时间景深处的创伤体验,“保留记忆,也需要勇气”<sup>[16]</sup>。作家们在时间的游走、前进、停滞或循环中揭示着政治文化土壤里根深蒂固的弊端、国民性中的劣根,传达出一股疼痛感。但是,“为时代立言”的作家们更想在历史的解剖中来掘开危机症候,清洗尘垢,为当下提供一面“镜子”,既杜绝悲剧重演,也照亮未来的发展路向。

正因为交错时间中蕴含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历史关联性,所以,作家们并非完全沉湎于悲伤过往的泥淖里,在拒绝遗忘历史和严肃清理历史的姿态下,他们仍愿相信“创伤”下潜伏的新生因子,时间之剑仍指向未来。所以,我们看到了,《云中记》震后重建的移民村在蓬勃发展,《火鲤鱼》中的“我”到了新世纪仍未放弃对火鲤鱼的寻找,《米岛》中的米岛在“毁灭”后也留下了觉悟树的种子。可以说,交错的时间打乱了过去和现在的顺序,也模糊了传统和现代、历史和现实的界限,但作家们最终的着眼点仍是现在和未来。

#### 四、时间摇摆与解锁心灵真实的旨归

新世纪介入现实主义小说除了要聚焦轰隆前进的社会现实,还应放缓脚步,关注大众的精神世界,聆听时代风云对个体心灵产生的碰撞和回响,发掘灵魂深处幽微黯淡的异变风景。对此,诸多作家在客观时间之外打开了主观时间或心理时间的闸门。按照柏格森的说法,内在化的主观时间并不表现出明显的界限,而是彰显出绵延性的特征,始终在人类意识深处存在着。主观时间或心理时间对接着众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心绪,在意识的流动中与客观行进的物

质时间发生错位。经由这番错位,作家们不仅可以打造出恢宏的时间景深,还可以从时间交错和空间流转中打开众生隐秘的精神版图,探索人们的内心真实。当然,经由众生心灵的浮沉与泗渡、精神的幽暗与光明,作家们也描绘出杂树生花的社会现实。

在《北去来辞》《云中记》《刻舟记》《空巢》等文中,作家们打造了心理时间,经由时空错位楔入当代人的心灵云图与人性纹理,揭开了人心暗落、信仰漂移、理性混乱、价值迷失等精神症候,既有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思考,也流露出浓厚的哲思况味。比如,林白的《北去来辞》有一条自然前进的时间线,以2010年初春为起点,以2012年深秋为终点。然而,线性流淌的自然时间屡屡被主人公的“回眸”打断。海红、道良、银禾等人身处现实,但在生命的重要时间节点上,思维不断闪回到过去。过去的影像在不同的回放模式中让他们的记忆发散式延伸,由此,弹性伸缩且自由游走的心理时间与月落乌啼的自然时间构成了交错现象。正是在交错中,作家为笔下人物构筑起丰盈幽深的时间长廊,让他们敞开生命图景的内在真实,构建出一个斑驳陆离的心灵网络,当然也折射出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比如,身处都市空间的海红在忧郁、封闭、焦虑的成长中,思维屡屡回到过去,过去的碎片与现实生活不断发生交错。在交错中,作者不仅梳理了海红的生命历程,还追溯了她内心孤独感与飘零感的由来,替这群城市“无根”的漂泊者寻找着精神原乡,让他们从幽暗的甬道中破茧成蝶,从疏离现实到返回现实,在向内掘进和向外生长中听到“大地蓬勃的声音”,获得生机勃勃的力量<sup>[17]</sup>。传统知识分子史道良对现实失望透顶,独坐在角落里,其思绪常飘回少年时光,重返辉煌的革命时代。在历史记忆与现实生活的交错中,作者袒露着道良内心的苦闷踌躇,他如“一匹受伤的老兽”被世界抛弃。当然,经由道良“怪兽”般的内心,作者也提出了一个精神命题:这些在历史中无法自拔的人如何面对新时代的变迁?阿来的《云中记》面对地震灾难这一民族创伤事件,既呈现了国家意志对集体创伤记忆的修复,又在过去和现在的交错中回到历史现场,呈现了灾难亲历者的心灵阵痛与精神挣扎,经由时空交错探索着他们在家园崩塌中如何展开自我救赎。薛忆沩的《空巢》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不仅讲述了电信诈骗和空巢老人这样的现实,而且由赵奶奶大惊恐、大疑惑、大懊悔、大解放的一天打开了往事的闸门。在不断涌进的记忆与频频插入的独白中,她内心的创伤感、孤独感、失败感纤毫毕现。作者展示给我们的,不仅是人物现实的空巢状态和受骗经历,更是她心灵的空虚,由此揭开更为本质的内在精神真实。可以说,在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错位中,作家们打量着芸芸众生丰饶的内心风景,解读着他们孤独、幽闭或荒寒的精神空间,在心灵的迷失、胶着甚至撕裂中,再度审思与人类存在相关的话题,探秘人们的精神真实。

值得注意的是,在交错时间中,作家们特别喜欢让主人公返回童年,让他们置身于儿时气息弥漫的隐秘磁场中,以童年光景作为现实生活的指南,来突围现代性的精神困境,完成心灵的救赎。比如《北去来辞》中,无论是郁郁寡欢的海红,还是不合时宜的道良,他们都会一次次向着业已消失的童年返程,当然,童年对接生命的来处——故乡,对他们而言,似乎找到了作为地志空间的故乡,就能让漂泊的灵魂有所归依。甫跃辉《刻舟记》中的刘家林犹如“被扔进时间之流中的剑”,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来回穿梭,不断经由流动的缺口去回溯童年往事,仿佛只有一遍遍哑摸童年的记忆,才能冲出被黑暗围困的漩涡,找到自我。《火鲤鱼》中被日复一日的生活磨损得丧失质感与诗意的人们,在现在和过去的交织中屡屡向着儿时记忆中的渔鼓庙和雷公山回望,憧憬童年旷野上的青草气息,以复归生命的真与纯,告别“旧我”,追寻“新我”,让枯燥的当下生活变得更有“质感、诗性、温度、活力”<sup>[18]</sup>。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时间的摆渡中,记忆中的童年往往是无所畏惧且广阔无垠的,如刘亮程在《虚土》中所言,童年“盛得下一生的生活和梦想”,而且“童年经验保存了大量我们初来人世的感受,这些感受对我们来说可能影响深远”<sup>[19]</sup>。然而,随着成长,童年不断消逝,芸芸众生开始奔波、冲撞于坚硬的成年生活中。在歧路交错的现实中,

他们的心灵也常发生板结,精神亦开始暗落,童年光景中那些诗意的馈赠同样风流云散,人们变得麻木和冷漠,缺乏感受世间痛与爱的能力。因此,在交错时间的安排下,作家们让笔下人物不断重返时间河流,打捞童年韶光中的吉光片羽,在儿时况味、家园空间、原初生命包裹的自然气息中来扫除心灵的灰尘,找到“人生原初的意义”<sup>[20]</sup>,重新确认自我价值。

## 五、时间迷宫下的多重性解读与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

当作家打破自然时间链条,经由交错时间来呈现现实时,他们也打造了花样繁多的迷宫景观,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争鸣的开放性公共空间,建构起文学的公共性图景。那么,这种交错的时间艺术如何与文学公共性和文学公共空间发生关联呢?

其一,这种文学公共性体现在交错时间所楔入的民族公务和现实话题上。在《平原上的摩西》《公猪案》《风暴预警期》《刻舟记》《生死疲劳》《日光流年》《受活》等小说中,作家们都摆脱了传统文学规则的镣铐,在现实大地上自由奔跑、游目骋怀。他们避开客观时间,而采取颠倒、切割、交叉、嵌套、拼贴等手法构建交错时间,但时间并非游戏,而是要在交错中勘探当代社会错综复杂的民族公务和公共生活。所以,此番强势进入生活现场、关注百姓疾苦、立志成为文学尖兵的写作自身即昭示了介入性的精神底色与公共性的文学品质。

其二,这种文学公共性体现在交错时间带来的“多主线”和“不可靠”叙事上。无论是业已过去且相对固定甚至尘封的历史记忆,还是正在进行且变动不居的当下现实,在交错的时间布局下均变得活泛,且处于漂浮不定的开放性叙事状态中,这种扑朔迷离之相对应了博尔赫斯对交错时间的探掘,“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sup>[21]</sup>。特别是未完成的当下社会现实,它们本就变幻莫测,加上没有经过时间的冲刷,置于经纬交错的时空网络上,更凸显了变的一面,呈现出波诡云谲之貌,这也对应着当代中国现实的真实面孔。同时,交错时间往往蕴含着历史与现实的互通。虽然历史相对封闭,但当中留下了诸多谜题,而时空穿梭会让人在时间的摇摆中产生眩晕,由此,人们开始对既往塑形的历史进行重审,这就产生了多种诠释的可能性。此种可能性不仅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也让读者在拆解与重组中打开了多重解读的窗口,这种阅读的多元性自然有助于文学公共性的建构。

其三,这种文学公共性体现在交错时间带来的社会学效应上。对当下现实或既往历史的开放性解读,既能让现实世界中那些被掩埋或遗忘的公共话题重新浮出水面,又能让备受大众关注的社会议题持续升温,由此,号召更多的读者走出“茶杯里的风景”,前往中国故事的广阔天地,积极投身到当代中国现实与中国经验的讨论中去,参与到对未来中国图景的建设规划中来,合力构筑一个庞大的讨论空间。驻扎于这方天地,作家不是作壁上观,而是促使社会公众结合私人经验来判断现实景观的真假,解锁历史的多重面孔或探寻另类真相,指引他们经由理性化视域、独立性思维、批判性能力来重新打量公共领域中的现实、制度或人性,关切边缘群体的生存本相与精神挣扎。在众声喧哗中,那些质疑和审问的“恶声”将进一步促成社会现实和人心人性的改善,这也是文学公共空间建构的路径。

以阎连科的《受活》与《日光流年》为例,在时间的钟摆中,作家采取了时间极端倒错的方式,即以逆时针时序来重述三姓村和受活庄风霜交加的变迁历程。文本聚焦革命历史与改革现实这些重大事件,本身就具有公共性色彩。当然,经由时间之流的倒转,作家打造出了怪诞叙事。这种怪诞叙事给读者带来了阅读的陌生感,让他们站到不同角度来对当代公共生活或既往历史重新编码。在记忆或经验的碰撞中,读者们开始审视自我的心灵世界,转变思维模式,选择从个体的创伤性体验或隐秘记忆出发,经由公共经验中建构的历史真实和怪诞笔法下呈现的另类真实之间的裂缝,主动加入当代乡土中国历史记忆的重构队列,在开放、多元、平等的文学场域中

发出独立的个人话语,表达对历史的新看法。这样,他们既可从众声喧哗中展示出历史自身的摇曳多姿,又能经由万花筒的镜像探索历史的真相或多副面孔,从而有助于文学公共空间的构筑。当然,这也印证了公共性风景与个人性话语是有机相融的。除了解构历史,面对改革进程中复杂的现实景观,伴随着受活庄人“入社—退社”的奋斗史、绝术团的“炸裂”史,以及三姓村人不断逼近的死亡时刻,广大读者也经由倒错时间导致的极端体验感受到剧变时期社会现实的奇异之状,这让他们生发出对他者尤其边缘群体的同情与关切,也激活了他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面对边缘群体的“喑哑”与创伤,在作者的理性指引下,他们开始重新把脉现实症候,积极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在不同话语的角力中促成了文学公共性的建构与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刻舟记》中主人公的思维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频繁穿梭,加上童年记忆碎片屡屡出现的偏差,以及主人公想象的真实,让故事在时间的摇摆中越发扑朔迷离,犹如坠入河流的那把宝剑,留下了诸多空白与谜题。读者恰好可以从这空隙中出发,经由不同角度打捞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建构他们的童年史与成长史,反思变革时代他们心灵的异化与迷失。《手铐上的蓝花花》同样利用蒙太奇的艺术手法,在过去和现在的交织中不断呈现故事真相,也通过两重时空中人物命运、细节塑造的对比来拓展现实话题,唤醒读者参与公共现实的意识,反思转型时代乡村政治文化土壤上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双雪涛以“杂耍者的心态”<sup>[22]</sup>来讲述现实,《平原上的摩西》不仅时间交叉嵌套,叙事视角也反复切换跳跃,在多视角和交错时间的联合下,在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角力中,故事悬疑迭出,构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拼图。这促使读者经由“福克纳的眼睛”打开不同的叙事窗口,驱散掩盖于现实之上的迷雾,辨别历史真假。同时,也让他们在拼贴时间碎片、还原事实真相的过程中,再度反思大历史与小人物、存在与遗忘的关系,激起他们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追索和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警惕,于开放性话语中建构文学的公共空间。

可以说,在《刺猬歌》《云中记》《火鲤鱼》《北上》《公猪案》《刻舟记》《平原上的摩西》《风暴预警期》《日光流年》《受活》等小说中,无论是不同时空的并置拼贴,历史与现实的嵌套进行,还是童年与成年的来回流转,抑或完全逆流的时序和片段式叙事,作家都挣脱了物理时间的束缚,经由倒错的叙事时间打造了纵横交织、穿梭自由的另类时空。在这个时空里,他们往往勾连起历史,将当下社会现实进行切割、交叉、倒转、嵌套等艺术化处理,欲盖弥彰中编织出花样繁多的故事序列。与线性前进的客观时间相比,此种诡谲的“伪时间”容纳了广阔的现实内容,在重新洗牌中增添了话语张力,留下了更多阐释的空间。要说明的是,不管作家的视域多么宽广,时间如何发散,在传统与现代、过去和当下的耦合中,都掩盖不了他们面向社会现实的决心。除了外部现实,他们也利用经纬交错的时间走进当代人的心灵世界,呈现他们的精神波动和信仰危机,并为之寻找冲破心魔的路径。对广大读者来说,交错时间让他们产生了阅读的新奇感或震惊的美学体验,促使他们在时间迷宫中从相异的洞口进入迷雾笼罩的现实丛林,经由个性化的排列组合重新整饬当代社会现实,并参与现实的讨论与未来建设,这呈现了诗性的文学话语与社会公共话题之间的关联性,更有助于文学公共空间的建构。

#### 参考文献

- [1] 萨义德.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M]. 朱生坚,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33.
- [2] 阿来. 像学者而不是作家一样工作[N]. 吉林日报,2014-01-11(6).
- [3] 雷颐. 正视历史,国家才有未来[J]. 中国新闻周刊,2006(30):84-85.
- [4] 陈春花. 朗润日记·北大国发院印记[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136.
- [5] 张炜. 刺猬歌[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324.
- [6] 林白. 北去来辞[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3:419.

- [7] 傅小平,徐则臣. 在文化和历史的场中[J]. 山花,2022(5):121-142.
- [8] 姜贻斌. 火鲤鱼[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149.
- [9] 梁海. 镌刻记忆的“毛边”:论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东北叙事[J]. 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2):17-24.
- [10] 徐贲.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前言[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1.
- [11] 墨白. 梦游症患者·后记[M].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283.
- [12] 汪民安. 福柯、本雅明与阿甘本:什么是当代?[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6):10-17.
- [13] 雷颐. 莫让心灵在黑暗中行走[J]. 国家人文历史,2013(2):56-59.
- [14] 术术,刘醒龙. 刘醒龙:写作史诗是我的梦想[M]//白桦. 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89.
- [15] 阎连科. 受活[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封面.
- [16] 雷颐. 中国的现实与超现实:一个历史学家的先见之明[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15:247.
- [17] 金莹,林白. 林白: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抗”[N]. 文学报,2013-07-04(3).
- [18] 郭文斌. 农历[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封底.
- [19] 刘亮程,喻雪玲. 在一棵树下慢慢变老:刘亮程访谈录[J]. 青年作家,2022(4):5-18.
- [20] 阎连科,姚晓雷. “写作是因为对生活的厌恶与恐惧”[J]. 当代作家评论,2004(2):80-88.
- [21] 博尔赫斯. 小径分叉的花园[M]. 王永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94.
- [22] 李德南,双雪涛. 小说:问题与方法(五)玩具,匠人,以及通往内宇宙的小径:谈小说的调性与时代性[J]. 青年文学,2016(10):125-133.

## Interlaced Narrative Time and its Cultural Metaphors in the Engaged Realist Fictions in the New Century

ZHOU Yiny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engaged realist fictions of the new century, the interlaced narrative time has been favored by many writers. They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betwee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rying to present an outbound development through interlaced timeline. The intertwined timeline of past and present triggers readers' consider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entangled temporal and spatial narratives reflect their retrospection in history and prospection of the future. The writers describe the psychological time, in addition to the objective time, revealing the people's inner world and truth of external reality. This kind of kaleidoscope of narrative presents an open space for readers, building a public landscape for modern literature.

**Key words:** engaged realist fictions; interlaced narrative time;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trast; cultural metaphors

[责任编辑:王建霞]